

記從師父受學二三事

釋見昀

要學什麼自己負責

出家後，早晚上殿是例行的功課，梵唄法器也是必學的。當時香光尼眾佛學院還沒有開梵唄課，梵唄、法器的學習，大都是自學或從長老師兄提攜。我是在課誦當中摸熟了板眼，包括磬位的敲打、起腔等，於是某一天的晚課，就大膽上場當維那了。沒有想到心到手未到，一開始的三拜，三下引磬就糊著一塊兒響。只聽得師父一聲低喝：「把引磬拿穩。」一時身心收攝不敢放逸，一堂課誦的維那倒也平順地作到底，這是我當維那的初體驗。

那時師父天天上殿，以清朗攝受人的唱念領眾，維那等法器就讓弟子們輪著去學習。有一天，師父對我說：「你要學習什麼法器，課誦時就站到那個法器的位置。」師父這句話不僅激勵我努力學習，開啟我「用中學」的道理，也啟示我一個獨立的個體應如何對自己負責。儘管生活在團體之中，個人可以有其意志、願力，有沒有爭取學習的機會，都要回歸到個人身上。

走出自己的方向

民國78年到80年間，我和近十位法師，與師父一起在千山苑禁足。有人提議進修唯識、心理學，或研讀《妙雲集》、人文課程，就分成幾個小組進行。在這三年期間，我常常看到師父坐在書桌前閱讀，偶爾參與某一個小組，用齋時才與大家聚會或開示。那時，我同時進修空大，常自個兒下山到嘉義師院附設的空大學習中心參加面授、考試。

經過二、三年的苦讀，大約是民國80年，我在小組裡興高采烈地發表意見，師父在場聽了，很滿意地說：「見昀的見識好像棉絮爆破了殼，一下子

迸開來了。」我很高興師父的肯定，也感受到被關懷的溫馨。像基督徒一輩子要見識的「祂臨在每個人」的神祕體驗，我認識到師父是一直與弟子同在，卻是默而識之、時一說之。不過，師父不是絮絮叨叨、朝夕耳提面命，而是尊重每一個個體的自主性，肯定、珍視每一個人的潛能，期許每一個弟子獨立走出自己的方向。

三十多年來受學於師父座下，我深深體會著，師父的提攜，不是句句引經據典，卻句句是經典；不是長篇大論，卻是點點滴滴都受用。

【維那】舊稱悅眾、寺護，為寺中統理僧眾雜事之職。今指法事梵唱中帶領者。

【板眼】法器的節奏位置等。

【引磬】寺院所使用的打擊樂器之一，形似酒盅，置於一根木柄上端，用細長銅棍敲擊。

【禁足】僧眾於特定期間，嚴禁外出道場以精進修行。